



1 / 古里, 古怪, 朋友, 喜欢

一千四百二十六条船。石壁上一大片划痕, 每条船从洞口里划进来, 古里都用尖角石块儿画一道线。古怪挺着长满黑毛的大肚子, 站在古里身边帮他数, 不过数数超过两百古怪就乱。人类创造出如此庞大的数字它不能理解, 但它愿意相信古里, 这小子说梦话时算术水平都一流。古怪没见过这么多船, 古里也没见过, 整个青云谷的人都不曾见过。

一千四百二十六条, 首尾相接, 沿青云河绕了一个大圈, 第一条船的船头抵在最后一条船的船帮上, 整个船队像个尾巴来不及长大的逗号。等船上的货物卸空以后, 最后一条船必须挪出个空地来, 第一条进入青云谷的船才能



顺利地划入青云洞口。九曲回肠的青云洞，如同一截幽暗的盲肠辗转地连接着外面的世界。

在这样一个天高云淡的中午，洞外的世界，天是灰的。如果不下雨，那里的半空就会飘满粉尘、烟雾和风的混合物。在那里，你要是能跳得足够高，然后伸出舌头，便会同时尝到盐、醋、芥末和石头渣的味儿。你还会听到“雷声”从大地往高处翻滚，因为那里喧嚣异常，穿体面华美衣服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欢扯着嗓子说话。几年前父亲就告诉过古里，那些人把生活弄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尖叫，跟他们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把声音放到最大才能被别人听见。古里没去过那里，但这一点很明显，仅一千四百二十六个船夫撑篙和划桨的声音就已经像山洪在暴发。船上的陌生人还伸长脖子相互搭讪，说粗俗的笑话，整个运输就成了一场乱糟糟的、浩大的战争或逃亡。正在午睡的青云谷人全醒了，把头从窗户里伸出来，最有见识的人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船，也没见过船上装载的那么多的砖瓦、琉璃和钢筋、水泥、混凝土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工具。

“他们真要把路修到山顶？”古怪揪着脑门儿上的一撮白毛问。



“你相信？”古里抬起头，青云山高到了天上，翅膀小一点儿的鸟都飞不过去，“放心，没人找得到你的窝。”

古怪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里，洞外有棵大树，各种藤蔓从枝杈上垂下来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野花为它遮住洞门。半夜里饿了，古怪半睁着眼，迷迷糊糊地抓住一根粗藤吊上去，晃晃悠悠的时候逮哪儿抓哪儿，到手的野果子它都能吃。这是古怪出生以来的第十二个住处，它曾被凶猛的豹子和老虎追赶过，被狡猾的狐狸和豺狼算计过，也被鼻子都能识路的猎人盯上过，所以过去的三年就搬了四次窝。

再不会有比葫芦形的洞穴更好的地方了，如果你总想着逃亡，那你一辈子都得逃亡，古怪决定以不变应万变。“十二”是极限。古里说，人类不喜欢“十三”，不吉利，更不喜欢“十四”，尤其不吉利。人不喜欢的，古怪也可以不喜欢。但是两公里外有条水泥石级路，已经修到它站在洞门处就能看到的地方了。有天夜里，古怪梦见那条路在黑暗中拐了一个险峻的弯，如同凶猛的巨蟒，直奔它的葫芦洞。

“来过这里的只有你。”古怪若有所思地把两只健壮的前掌搭到古里肩膀上，按了一下。



古里翻了个白眼：“瘦得腮帮子都没了，我都懒得卖你。要没我，你也就是一头熊，顶多是只大猩猩！”

熊还是大猩猩，古怪自己也拿不准，也不需要拿得准，反正它是自己就行了。它生来就是自己，从小长到现在，除了块头越来越大，没变过样儿。古里之外，没人也没有哪只动物告诉它“它是谁”。“它是谁”是个不需要证实也不需要证伪的问题。一开始，古里觉得它长得像熊，后来又觉得它长得像猩猩，等到给它取了名字以后，“它是谁”也不再重要了。它是古怪就行了。古里给它取的名字叫“古怪”。古里叫“古里”，他说“古怪”这个名字好。那就“古怪”吧，古怪想，反正人类经常这么古里古怪的。

古里十二岁，姓古，叫古里。当初爸爸古远峰给他取这个名字时，是不是还想过再给他生个叫“古怪”的弟弟？现在的古远峰是不打算再生了，青云谷就这么大，人多了挤不下。生了也养不起，正如古里妈妈的抱怨，以古远峰目前的状态，养活他自己都难：说猎人不像猎人，出门还得背着画板和素描本，放十天枪能打回来一只野兔就算高产了；说画家也不像画家，在家里铺开纸作画时，嘴里念叨的却是打猎的那点儿事。



为此,古里妈妈总说:“你给儿子取名叫‘古里’算是取对了,你该改名叫‘古怪’,真是亲爷儿俩。”她这么说是因为古里也爱往山上跑,再热的天也不睡午觉,一眯眼人就没了。跟他爸一样,古里也喜欢那些画在纸上的动物。就是在爸爸的画上,古里见到了既像熊又像大猩猩的古怪。

那时候古怪还只是一只野兽,出没在青云山的丛林和乱石间。古远峰无数次画下了它一闪而过的表情。那时候古怪还很胖,耳朵好使,一旦有猛兽和猎人接近百米以内,它缩在长毛发里的短耳朵就会警觉地抖起来,即使在睡梦中它也会醒,然后撒丫子就跑。现在古怪瘦了,腮帮子都陷下去了。进出青云谷的人太多,那些谷外来客开始在山下造房子、修路,一天到晚“叮叮当当”,就跟在它脑门儿上干活儿一样。最怕的是偶尔开山炸石头,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整个青云山都要蹦一阵子。古怪觉得仿佛在梦里撞到了葫芦洞的洞顶,满眼冒金星,醒来后,它经常能在额头上摸到一个肿痛的包。

石级山路爬升的速度很快,一级顶着一级,头天晚上抹好的水泥第二天一早就干了,坚硬、惨白,什么人都可以攀着台阶往上走。这才是真正的噩梦,石级山路可以在梦



里拐个弯直奔葫芦洞，人类就可以踩着这条路，耀武扬威地堵在它的洞口前。

因为忧虑和恐惧，古怪瘦了。

外来人的闯入势不可挡。早先只是零零散散来几个人，围着青云山、青云谷和青云河转一圈，一路指指戳戳、频频点头、眉开眼笑。接下来一群群人同时进来，领头的后脖子处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彩旗，举着一个大喇叭，想方设法地把所有地方都给数据化：山有多高，水有多深，河有多长，动植物分门别类多少目科属种，拱桥和板桥分别有几座，房屋有多少，所有人坐满八人一桌的酒席时可以摆多少桌……听上去头头是道，但没几个数字是对的。古里可以保证，单是青云山多高，就没人能说出个具体的数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学问大到了他爷爷古瘦山那样也做不到。



然后他们突然弯下腰，开始敲敲打打，修补起了房屋、石桥和山路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，要为青云谷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，青云谷的人端上山茶和野菜感谢他们。然后他们说，能不能在谷里多住几天呢，你看这山多美，水多清，空气充满负氧离子，多新鲜。还有青云谷人，善良、纯朴，男人强壮，女人美丽，小孩子见到陌生人都面带微笑，真是人间



仙境、世外桃源哪,能在这地方过上三五天,死也值了。青云谷人哪能让他们死呢,那就住下吧。他们住下就不愿走了,开始在河边和山脚下造一座自己的小房子。反正也不占地方,随他们去。

然后,来了一个大肚子男人,掐着腰把青云谷看了一圈,走了。又来了一个肚子更大的男人,看了一圈,又走了。三个大肚子男人来了之后,突然又来了个瘦得风一吹就要倒的女人,她说为了能瘦成这样,花了很多精力和钱。她和大肚子男人们一样,挥起手,对着青云山和青云谷划拉一下,半个山谷都在她怀里了。她跟他们说的话也一样:“留下,多少钱都留下。”她跟他们的待遇更是一样,在青云谷走走停停时,身后都有一个人帮她打伞,阴天遮风挡雨,晴天防紫外线。

再然后就到了现在,古里来葫芦洞找古怪玩,一歪头看见青云口出来一条船,又出来一条船。连续出来六条船时,古里就觉得出事了,他下意识地捡起一块尖角石块儿,在葫芦洞口画起了竖线,一画就画了一千四百二十六条。他和古怪把腿都站麻了。

“你们要把我们赶走!”古怪的声音突然尖厉起来,语



速之快，连古里都没能反应过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古里让它再重复一遍，“慢点儿。”

古怪仍然声色俱厉，用两只毛茸茸的大手比画着，每一个口型和发音都到位得有点儿夸张了：“你——们——要——把——我——们——赶——走！”

古里听懂了。他基本上掌握了古怪说话的常用词汇和发音规律。没有人相信古里能听懂这只既像熊又像猩猩的动物的语言，但古里就是懂了。他还能跟它交流，几乎和正常人之间交谈一样流畅。他说不好古怪的语言跟人的语言究竟区别在哪里，只有听见了，他才能说出它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有一天半夜，他突然醒来，觉得应该跟爸爸说实话，他说：

“爸爸，我能听懂动物说话。”

“说梦话呢，儿子？”古远峰右手在古里脑袋上划拉了一下，“有尿没？没尿赶快睡觉。”

古里就不再提这事了。反正他也说了，又没撒谎，别人不信最好。古怪一直嘱咐他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能听懂它的话。“你们是好人，”古怪说，“但一看见我们，你们就变成坏人了。”



古怪还是怕。它跟古里说过,动物都这样,比人更凶猛的野兽它们固然也怕,但最怕的还是人。

“人不讲公平,攥着刀、端着枪就来了。动物有几个跑得过子弹?”古怪说,“有的人更坏,挖了陷阱还放炸药。我们动物打架,凭的是力气和智慧,所有武器都来自我们的身体。”

也因为这个原因,古里开始几次远远地跟它说话时,古怪都装作没听见或者听不懂。那时候古里掌握的词汇还很少,但隔三岔五还是能说出几个关键词,古怪听了颇为心惊。要在平常,谁窥见了它的行踪,它本能地先是躲,躲不掉了就会冲上去,一巴掌把对方拍死。可对古里,它下不了手,这小东西竟然说出了它的语言。他对它远远地喊:

“嘿,我,你,朋友,喜欢。”

它瞥了他一眼,继续躺在石头山上晒太阳、挠痒痒。

古里继续喊:“我,古里,你,喜欢,朋友。”

古怪侧起身,感到有点儿意思了,这个小人儿真会说自己的语言?它用吓唬的语气瓮声瓮气地说:“你再说一遍!”

古里以为它真生气了,缩着脖子退后几步,站住了之



后,又感到兴奋,它回话了!它是让自己再说一遍吗?

“我,古里,你,喜欢,朋友!”古里又说了一遍。

古怪从石头山上坐起来,戒备心仍在,它问:“就你一个人?”

古里猜大概就这意思,拍着小胸脯说:“我,古里,一个。”

古怪站起来,往更密的树林里走,说:“明天你再来。”

它觉得这只是个巧合,从来没有人听懂过它们的语言,动物只和动物交流。虽然在它们看来,人也是动物,但那是不一样的动物,他们有一肚子花花肠子。他们是它们的敌人。这小人儿只是碰巧说出了几个恰当的词语,他一定不解其意,他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敌人。

它是说“明天你再来”吗?古里不敢肯定。那只憨态可掬的庞然大物已经消失在树林里了。古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深入半山腰的密林边缘了,对于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孤身少年,刚才的经历无论如何也是件可怕的事。他听见远处某种动物正午睡醒来,打了一个舒服到四肢发抖的哈欠,余音绕林不绝,弄得树叶沙沙作响,他赶紧转身往山下跑。



他跑回家,爸妈的卧室门还关着。在他们午睡醒来之前,他打开爸爸的书橱,从一堆素描和绘画草稿中熟练地抽出一沓,那里面画的都是爸爸看见过的古怪。当然,那时候古怪还不叫“古怪”,爸爸叫它“熊猩”,意思是它可能是熊,也可能是猩猩。那些画的右下角,古远峰都注明了他和熊猩打照面儿时的细节。古里相当肯定爸爸是个伟大的画家,他笔下的古怪表情分毫不差,连它额头前的一撮白毛的根数都应该不会画错。还有它离开时的一瞥,那即将收回去的眼神,机警、迅疾,夹杂着懒洋洋的傲慢,跟他刚才看见的一模一样。古里要在爸爸标注的细节中发现熊猩口型的对应含意。“明天你再来”对应的会是他看到的口型吗?

研究口型让古里逐渐深入了一门神奇的语言。古远峰显然没料到儿子会对这种诡异的学问感兴趣。竟有人妄图弄懂一种动物的语言!他画下熊猩的一个个瞬间,仅仅是因为他对这个动物感兴趣。长相奇怪当然是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是他追了它很多次都没追上,心有不甘——每次感觉距离差不多了,他刚端起枪,它就没了,只在转瞬即逝之前给他留下个意味深长的表情。慢慢地,多年的敌人成朋



友，两方形势已成定局，相互之间就多了一份自如和洒脱。熊猩会在安全的范围内冲古远峰发出声音，既包含问候之意又好似一种挑衅，表情和语调也越发丰富，这让蹩脚的猎人觉得很有意思。

有本事你别动！他拿出纸笔，现场速写或者素描，把熊猩的表情和他猜测的声音所能代表的意义表达达到纸面上。熊猩在消失之前，会尽量长时间地保持某个傲慢的造型，以便让古远峰看得更清楚。时日既久，无数个瞬间连缀起来，差不多熊猩的一半日常生活都在画面上了。古里没事就盯着这些画儿看，听爸爸讲当时的故事，想象力的翅膀跟随爸爸拟人化的讲述越张越大，一不小心就飞到了爸爸的前头去。

有时候爸爸拿出一幅画儿，只打眼看一下熊猩的表情和口型，古里就能说出熊猩大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古远峰一愣，这个小东西，头脑挺好使呀。在他要讲的故事里，熊猩要说的的确就是那意思，古里好像亲历过那个语境。但古远峰没当回事，聪明的孩子很多，偶尔说出点儿道道算不了啥。他完全忽略了古里背着他下过的功夫。古里把熊猩的所有细节和爸爸还原出的一个个现场，以及模拟出



来的原生态声音结合起来,做了最大限度的融合,像水溶于水,以便跟小伙伴们讲故事时能够无限接近真相。

有一天,他在跟小伙伴们讲述爸爸与熊猩相距不到二十五米的一次相遇,突然发出低沉的吼声,吓得小伙伴们“噌”的一声从地上跳起来。他们确信听到了野兽的叫声。而古里觉得,他只是在模仿熊猩对古远峰说的一句话:

“见面就画,你烦不烦哪!”

古里认为自己只是在正常说话,可小伙伴们集体指证,他的确发出了大型野兽的声音。古里脑袋里像燃了一串焰火,首先他感到的是恐惧,下意识地看看自己光裸的手脚,又摸了摸脖子和脸,没毛。他说:

“吓死我了!”

小伙伴们又叫起来,指着他说:“你又跟动物一样叫了!你是黑熊变的吗?”

古里捂住嘴,眼珠子转两圈,松开手说:“逗你们玩呢。”心底的得意却直往上翻,笑里头都挂不住了,“你们玩,我回家了!”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,跟这群小屁孩混在一块儿没劲。

第二天午饭后,古里躺到床上,等呼噜声从父母的卧



室里传出来，便下了床出门往山上跑。爷爷那会儿也没睡，正被两个谷外来的人缠着讲青云谷的故事。在青云桥——整个谷里最大的石拱桥上，客人正殷勤地往爷爷手里递烟。“再讲一个故事吧，老先生。”身上背着旅行包、大容量水杯和先进的照相机的他们请求道，“讲讲这环绕一圈的山为什么叫青云山。”爷爷说：“再早的历史谁也不知道了。听我爷爷说，就因为高呗。高到了天上，直插云霄，你们看，青云直上呢。好名字！古里，小古里，古小里，你往哪儿跑？”

“钥匙丢山脚下了！”古里捂住挂在脖子上的家门钥匙，“嗖”的一声跑过了桥。

没找到熊猩。他顺着一条上山的石头小路一直爬到老栗树下，爸爸说他在树下至少见过熊猩三次。九百岁的栗树根深叶茂，树冠有八个屋顶那么大。他脱了鞋想爬到树上去，以便喊声传得更远，但栗树实在太粗，他的两条小胳膊根本抱不过来。他就站在树下喊：“我来了！我来了！”远处传来自己的回声，古里才发现用错了语言，他又用熊猩的语言喊：

“我——来——了！”

还是没人理。他以栗树为中心，五百米为半径绕了一





圈,连个熊猩影子都没找见。他不敢走得更远,五百米是安全的距离,一旦风吹草动来了猛兽,他还有时间爬到栗树旁边的一棵橡树上。他可以一直待在橡树上等大人们找来。整个青云谷没人不知道老栗树。每年落到地上的栗子就能装满整整一马车。

第二天也没遇上,因为下雨?第三天,熊猩午睡没起?第四天,有猎人出现,古里提前离开了。第五天终于遇到了。他远远看见熊猩躺在石头山上舒服地跷起了腿,古里如同见到了亲人,眼泪都快下来了,应有的警惕也全忘记了。

他抱着一棵柏树对它喊:“嘿,我,你,朋友,喜欢。”结结巴巴,根本就不是他预想中的开场白,也没想象中那么流畅,简直像是在巴结人家。它跟他在画儿上看见的一模一样。他们隔空对话,最后它说:

“明天你再来。”

翻完爸爸的一堆画儿,古里确定熊猩表达的是让自己明天再去。那句话的口型是:嘴张圆,半合,再咧开,舌头抵住上牙,闭上,最后让声音从胸腔和喉咙里滚出来。接上头啦!古里高兴坏了,对着画面上的熊猩说:



“别忘了呀，我叫古里！你想吃糍粑吗？明天我给你带过来咯！”

第二天，他不仅带了糍粑，还带了一根香肠，还有一小包辣椒面儿。

从一开始，古怪就是个守信的朋友，说来真的就来了。但它只让古里在距自己十米外的地方走动，而且确保没带别人来。它让古里先尝了一口糍粑、香肠和放了盐的辣椒面儿，确认平安无事以后，才允许他把食物扔到大石头上。糍粑和香肠的味道很好，古里看见它吃得眉开眼笑。不过一只大熊猩笑起来真不怎么好看，比板着脸更吓人。然后熊猩“叽里呱啦”地大叫起来，抓耳挠腮，把石头拍得“噼里啪啦”响——辣椒面儿太冲，呛得它鼻涕眼泪全出来了。它指着古里大叫，陌生的词语二踢脚似的往外迸，语速极快。古里听不明白，但猜得出是在质问他那是不是毒药。古里笑起来，熊猩的样子太好玩儿了，它难受得五官和四肢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，像是在跳一支古怪笨拙的舞。

古里赶快大声说：“快吃糍粑，快吃糍粑，吃了糍粑就不辣了！”

他把自己的水杯也扔了过去。熊猩抓起来，咬掉杯盖



就喝。一杯水喝完了,它叼着空杯子,眼珠子骨碌碌转起来。这水没让那小人儿尝过,他要是下了药怎么办?古怪觉得舌头有点儿火辣辣的麻,每个毛孔都在往外冒热汗,甚至能看见自己脑门儿上升腾起了热气。它指指水杯又指指古里,大声喊:

“你!”

“我?我的水!放了糖。”古里说,“你没尝到甜味儿?”

熊猩咂咂嘴,是挺甜的,一阵山风吹过,舌头上清凉多了,更甜了,它咧开嘴笑了。这个小人儿是朋友,它想。它坐到石头山上,盯着古里看了五秒钟,把屁股往旁边挪挪,拍着石头说:

“来,古里,坐。”

青云谷的少年古里和青云山上的动物熊猩成了朋友。熊猩这个名字不好听,经过协商,熊猩接受了古里的建议,取名“古怪”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说,坐在石头山上晒太阳的,是古里和古怪。古里古怪。

一千四百二十六条船,首尾绕着青云河围成了一大圈。陌生人带来了陌生的建筑材料,山上的石级和凉亭就是用这些建筑材料建起来的。这一次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东